

为一个特别的小人物立传

读王安忆新作《儿女风云录》

在《收获》杂志上读到王安忆的长篇小说《儿女风云录》，阅读情绪从高涨渐渐过渡到了平缓，因为，无论是小说的情节还是小说的人物，这部长篇新作都让我联想到《一把刀，千个字》《天香》《考工记》甚至更早期的《米尼》和《富萍》。一位早已功成名就的作家，貌似正在同一素材库里挖掘不止，为什么？

从9月由《收获》刊出，到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九久读书人推出单行本，短短一个月，王安忆的新作在喜欢中国当代文学的朋友圈里被持续热议，评论不一，我感觉自己第一遍读得过于匆忙，就又读了一遍。

优秀作家的用心之作，果然必须一读再读，才能领悟一二她埋伏其中的从长计议的构思和精雕细琢的呈现。

许多《儿女风云录》的读者同我一样，认为王安忆在问题反复，亦即新作中的老法师重叠了《一把刀，千个字》中的陈诚、《遍地枭雄》中的大王、《考工记》中的陈书玉。当然，王安忆给了他一个俄罗斯名字热尼亚和一个上海名字小瑟的老法师，不像陈诚有一手在异邦也能帮助自己站稳脚跟的好厨艺，不像大王有一张口若悬河旁征博引的好嘴，也没有陈书玉从上海滩小开蜕变成普通劳动者后凭借一手修修补补的本事坚守一座老宅的韧劲，但是，身怀绝技的老法师的江湖飘零记，却能汇入陈诚、大王和陈书玉他们的生命之河，合成一曲叫人感慨万千的命运交响曲。

“上海地方，向来有一类人，叫作‘老法师’，他是其中一个。”这是《儿女风云录》的起始句。“老法师”，上海俗语，指经验丰富的人或是精通某一行业的人，一般用在了年纪的人身上。那么，被王安忆在小说伊始便定性为老法师的热尼亚或小瑟，傍身的又是哪门技艺？

“开门”以后，王安忆果然让我们见到了“山”。像《长恨歌》慢条斯理地铺展过上海弄堂的风物后就给出女主角王琦瑶的前生今世一样，《儿女风云录》也在娓娓道来20世纪90年代上海各类舞厅的选址、陈设、客源后，推出了本书的主角可被称为老法师的理由：“和老法师跳舞，生手变熟手，熟手呢，变高手。脚底生风，眼看着随风而去，打几个旋回到原地，脸对脸，退而进，进而退。场上的人收起舞步，那算什么舞步啊，让开去！场下的人，则离座起身，拥上前，里三层外三层。场子中央的一对，如入无人之境，疾骤切换的明暗里，人脱开形骸，余下一列光谱……”想必，作家亦非彼时舞厅里的常客，所以，用文字将记忆中20世纪90年代上海舞厅的场面还原在小说里，是旁观的角度。饶是这样，久战文坛的王安忆一出手就是叫人服帖的市民舞厅的即景！

但那只是《儿女风云录》的前奏，为的是迎接老法师隆重登场：在平底锅里放黄油，黄油吱吱响的时候把牛排铺入锅里；西蓝花是人开水氽熟的；基本断绝碳水化合物。玻璃台板上铺一张餐垫，餐垫上是韦奇伍德的盘碗、套着银环的餐巾和银刀叉。银架子上搁着调料罐……“这也是过去生活的遗绪”……

正戏上演。在老法师舞场上的女学生、过去邻家小女孩阿陆头带往的从前岁月里，他是富家子弟。虽然家里上海的生意在太平洋战争后缩水得厉害，一幢西区自住的洋房，这一本块钱足够他任性而为。明知道父亲为图嘴上痛快被送去青海农场劳改三年的判决让家境愈发陷入困境，也知道离开上海去北京舞蹈学校读书是家道中落后父母的无奈选择，一年以后他还是退学回到了上海。阿陆头叫他爷叔，大致就是这个时间节点。那以后，他考上了戏剧学院表演系，自住的洋房挤进了好几家陌生人，与给母亲打针的柯柯谈起了恋爱，放弃了分配给他的工作单位湖北话剧院，与柯柯结婚后生育了一双儿女，因生活所需做起了私教教人应考。大学的大门面向社会慢慢敞开，不再有那么男女孩找他辅导，柯柯与他离婚，带着一双儿女去了香港，离婚时他把名下的积蓄都给了柯柯，他不得不去旧货商店卖东西维持“遗绪”，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他只好听阿陆头的安排走进了舞厅，经年累月，就成了出没舞厅的男男女女公认的老法师——所以，王安忆的新作，哪里是想标新立异地探入大众相对陌生的城市一隅为我们写一个擅长舞蹈的老法师的故事，她就是想为一个特别的个体立传。

或许，正因为意识到了《儿女风云录》又是一本人物传记，读者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不写一部像《长恨歌》那样更能吸引人的传奇故事？这大概正是王安忆的用意。回望汗牛充栋的文史典籍，传奇的人生故事不难找，倒是像老法师这样靠着一身“不能叫本事，也不能不叫本事”的本事艰难生活过的小人物，在时间的长河里几乎已不见踪影。《长恨歌》以后，王安忆一次次为不留痕的小人物著书立传，是在为其精心架构的人物谱系里不断添加“这一个”的新角色。

一本文理兼收、意趣盎然的风物指南

◆ 陈磊(混子哥)



认识金志兄(很多人叫他“大诗兄”)多年，他在平日给过我许多指点，作为文化圈的新人和后辈，对他，我很难不带着些许仰慕和钦佩。

有一天，他居然谦恭并热情地邀请我，为他的新书作序。“作序”这件事情在我的理解中，意味着极高的信任，这忽然给我整得不知所措。我写过(更准确地说是画过)几本小书，都是些登不得大雅之堂的拙作，却收获了金志兄如此的垂青，非常惭愧，不知道该如何提笔应承这份隆维的信任。

还没来得及推辞，金志兄就发过来了本书的全文，我迫不及待读完，忽然就眼神坚毅了起来，一种豁出去了的情绪充盈在内心：“写就写，这么好的书，我死活要在书里占个位置。”

从古至今，中国的文学永远深刻，文人们最无敌的招式就是寄情于物，以小见大，我们学过的几乎所有古诗词，都是这么出招的：读到“茱萸”，你必须想到兄弟，想到友情；读到“梅花”，你必须想到不畏强权、凌寒自开的高洁品格；读到“荔枝”，对不起，这里没工夫让你哑巴嘴，因为这时候必须做好表情管理，你才

能神情凝重地把自己沉浸到大唐盛世的浮华背后，在那一片腐朽颓败的阴影面积之中，感受历史的跌宕。

花不是花，是世界；叶不是叶，是菩提。文人墨客们，庙堂之上的，眼里全是兴衰；游于山野的，心里都是郁郁。总之，一旦你选择在中国当文人，你就必须深邃，必须紧绷，你可以玩物，但玩完记得写800字感想。

有点累啊。很幸运，现在我们可以轻松一些，因为有人会写出《古诗词遇见时令风物》(以下将简称《古》，因为“大诗兄”并不准备根据本序的字数给我计算稿费)这样的书，它虽然同样出自文人之手，而且是金志兄这样如假包换的正统文人，但跟古人的套路恰恰相反，金志兄并不一味地用深意继续捧杀可怜又疲惫的梅兰竹菊们，而是少年气地、饶有趣味地，把这些被古人包过浆的“玩意儿”，一个一个冲洗干净，让它们清清爽爽地露出本来的样子，桑就是桑，瓜就是瓜。卸下了厚厚的精神包袱，它们变得可爱得不得了，有了斤两，有了口味，又生活又真实，我差点把它们从书里掏出来咬上几口。

我是一个理工直男，感受意境和品位是我的技能死角，但是那些客观的知识就会对我产生无比的诱惑，比如《古》书中介绍的梅，在被王安石道德绑架了一千年之后，终于做回了自己，它首先是

一朵真正的花，一种蔷薇科植物，金志兄从科目讲到习性，从名字聊到味道，读完酣畅淋漓，每个毛孔都通畅，因为当你不了解一个事物，却被要求去赞美它的品格，这就很像认识一个姑娘才五分钟，你就嚷嚷着要跟人家过一辈子。

同样被还原的，还有柳树、韭菜、竹子、松树、柏树等等，金志兄按照节气顺序，几乎地毯式地帮大家把古人最爱的“玩意儿”挨个扫了个遍，外加旁征博引，不但有物种百科，还有相关的地理、历史、文化、见闻等等，让人大呼过瘾。

读完《古》，除了被灌输了一脑袋风物见识以外，我还收获了意外的冷知识：原来颇有些严肃的金志兄，私底下是一个吃货，因为他甚至花了一整页，教你怎么剥橘子才好吃，你能信？

如果你听到“古诗词”就有点害怕，不用担心，《古》不是一本文绉绉的古诗词赏析，而是一本文理兼收、意趣盎然的风物指南，这些风物除了能寄托中国人对真善美的追求，也像在这本书里一样，很有趣，很好玩，很好吃。本来嘛，中国文化之所以伟大，不光因为它可以高入九天，还因为它也可以低至三餐。

所以请放心，你可以轻松地读完这本书，并且下次在大家吃西瓜的时候，用一句话技惊四座：“下咽顿除烟火气，入齿便作冰雪声。”

怎么样，一听就很有文化，对不对？

当AI带来永生

◆ 项秉健



50后的我，印象最深的科幻小说是《科学家谈21世纪》。那时候，科幻即意味着美梦与憧憬。当下，读完科幻小说《知然岛》(柳苍著)却让人陡生忧心。

小说背景设定在21世纪下半叶，因极端天气大规模发生，幸存者被迫移居到三千多个宜居之地——隔都。其时，AI进步迅猛，人类几乎已借此实现梦寐以求的“大能、快乐、健康甚至不死”。

“沃森”是一家巨大的AI公司，庞大的计算机系统像毛细血管分布在三千隔都，通过人们随身携带的玻璃球，即时收集各种身体数据，心跳、血流、脑电、呼吸等情况，然后根据每个人的遗传基因与生活常态，提供定制化的个性化日常膳食，并通过鹰隼机直接送达每一个人。“沃森”给了你健康，却带走了“人间烟火”，带走了蕴含亲情的烹调过程，也带走了随意而至的饮食乐趣。

那款神奇的玻璃球可随意镶嵌在戒指、耳钉、项链上，你启动后就会折射出五彩光芒，呈现出一个裸眼可见的虚拟世界，令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平行世界。宇宙星空、森林花丛、豪宅名车、俊男靓女，种种细节，纤毫毕现。当你跳进虚幻的水流，发出语音指令，移动双目虹膜，万事万物都会随心而动，种种欲望均能满足。于是，这个世界再无婚姻嫁娶、养儿育女的“麻烦”，男女皆独居，子孙则交给“蜂巢”(为帮助孕妇解决养育之忧而建的寄宿学校)；并且规定，禁止蜂巢的孩子寻亲问祖。如此，独居者便无后顾之忧，而蜂巢孩子因缺乏细腻情感、毫无交往热情，被塑造造成天然独居者。倘若无聊，瓦罕先生研发的“精灵”(一款聊天软件)就活跃在玻璃球的虚拟之境里，召之即来，与你膝膝相谈。其实大家心里明白，这不过是一场自我对话。谈话内容既不会忤逆内心，也找不到任何新东西。

小说中那个有着湛蓝眼睛、金属嗓音的瓦罕先生和“黑衣男子”(均为机器人代表)，其实，就是你自己。正是人的自恋、贪婪与急功近利，指示着AI的方向。阿尔贝·加缪说：“我们40岁时，会死于一颗我们在20岁那年射进自己心里的子弹。”我们本身要对由此造成的结果负责，而不是该由数字技术负责。

在这本书中，人类实现了健康—快乐—不死(脑机接口让人意识永存，更有特殊计划让人在长眠状态中按时被唤醒)。但是，这还是我们真心想要的吗？我们利用技术直奔生命结果，而非丰富生命体验。“学习→工作→休闲”对应着不同年龄阶段的线性安排，给人感觉生活有着现成目的性，每一个阶段，结果是最重要的。

其实，生命的循环、更新是一个过程。生命的意义，过程大于结果。AI所有的秩序安排都是针对生命体、满足生命体的。即便“不死”，也是基于生命体的“不死”，是一个结果。生命体是“欲”(欲望)，是“受”(满足)，是自恋。生命是“律”(自律)，是“施”(有爱)，是开放，是赞天地之化育——赞天地生命万物的和谐共生，这才是真正的生生不息。

2011年7月22日，32岁的挪威人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在奥斯陆的首相府大楼外引爆一枚炸弹，造成8人死亡；他随后赶往于特岛，闯入挪威工党青年营，杀害了69人。《我们中的一个》是挪威知名战地记者奥斯娜·塞厄斯塔通过多方视角交织的叙述，对这起骇人听闻的事件过程进行了还原和追索。

布雷维克极端暴力的反社会人格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这要追溯到他那个少爱而残缺的童年。外交官父亲前段婚姻已有3个孩子，他既冷漠又疏远；身为助理护士的母亲已有一个4岁的女儿，她不合群，布雷维克两岁不到她便中断了这第二段婚姻……不幸的家庭，失位的父亲，暴力、偏执的倾向在小布雷维克身上萌生。

跟布雷维克成长经历并行的另一条线，是一些主要受害者的人生轨迹，其中有来自伊拉克的库尔德新移民，也有满怀人生抱负的工党青年营热血少年，他们朝气蓬勃，爱生活、爱家庭、爱朋友，爱国家。正式审讯从2012年4月开始。法庭展示了两名在于特岛失去生命的杰出少年，巴诺和西蒙。18岁的巴诺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两张照片：一张是穿着布纳德欢笑的模样，一张是穿着传统库尔德服饰微笑的她。另一位少年的博文则是这样的：“西蒙很早就表现出对社会的责任和对文化的兴趣。从15岁起就是当地青年议会的领袖。”在于特岛失去了一只眼睛和一只手、昏迷了数天的18岁少年维利娅尔坚强地活了下来，还出庭作证。他坦言生活变了。他必须重新学习一切：握紧一支笔，系好自己的鞋带，他曾经那么活跃。他的大脑里还留有子弹碎片。任何会让头部遭到撞击的风险，他都需要避免，直到过完这辈子。

残暴、冷酷的布雷维克也有脆弱的一面。当精神病学专家问起这一话题时，他直截了当地回答是“得不到爱”。2012年8月24日，布雷维克“被判法律所允许的最高刑罚：21年。不过只要他对社会意味着威胁，刑期就可以延长5年，再5年，再5年——直到他死去为止”。

悲伤是一段漫长的孤独旅程。西蒙的家人搬到了辽远的傍湖山区，寄情于连绵的山峦和璀璨的星空，在人间小屋疗愈创伤。布雷维克依然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

作为挪威知名的战地记者，作者用镜头和文字持续揭露战争与恐怖袭击带给人类的苦痛，她因深入的调查与精彩的叙述而多次获奖，被评为欧洲100位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之一。这次，她把视线转向国内，聚焦挪威史上绝无仅有也是震惊世界的空前惨案。这本书的一切内容均以证词为基础，所有场景均根据目击者的叙述构成。书中无不体现了她严谨、敬畏、负责任的写作态度和看重第一手资料、证词、记录的实证求索方法。

这本书或许会归结为“一个关于挪威的故事”，而所有向她倾诉、给她写信或者评论过她作品的人，其实都是这本书的参与者。奥斯娜说：“这是我们大家一起完成的一本书。”

用爱回击仇恨

◆ 叶晶



《我们中的一个》